

陳

古
文
學

方

学术思想及成就研讨会论文集

西泠印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介祺学术思想及成就研讨会论文集/孙慰祖等编著。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6

ISBN 7-80517-904-2

I.陈… II.孙… III.陈介祺 (1813~1884) —学术思想
—学术会议—文集 IV.K825.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57207号

陈介祺学术思想及成就研讨会论文集

策 划：包正彦 黄镇中
责任编辑：陈学章 张钰霖
责任出版：李 兵
封面设计：舒 眉
版式设计：余 成
出版发行：西泠印社出版社
地 址：杭州解放路马坡巷39号（邮编：310009）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 数：00 001-1 000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4
版 次：2005年6月第1版 200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517-904-2/K · 905
定 价：38.00元

陈介祺学术思想及成就研讨会

组织委员会名单

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玉玺 王凤胜 王承典 刘江
郑金兰 韩天衡 蒋维崧

主任: 陈振濂 张业法

副主任: 包正彦 黄镇中 范正红 孙慰祖

秘书长: 蒋宪

委员: 顾亚龙 赖非 陈威光 苏剑君

办公室主任: 陈威光

副主任: 纪君

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编: 陈振濂

副主编: 孙慰祖 范正红

委员: 舒文扬 蒋宪 赖非 张钰霖

序一

陈振濂

晚清之际，金石考据之学已臻于高度成熟，又以地下出土文物益多，遂至形成了一批酷嗜金石又极有学术头脑的专家群。陈介祺即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代表人物。而晚清又正当革故鼎新的前夜，社会结构的大动荡、文化意识的大转型，又使得“嗜古”的陈介祺这样的士大夫或明或暗地沾上了些须“新派”风气。大凡伟大的历史人物，通常是处在社会历史的新旧交替转型之时，能稳坐在扎实的“旧学”根基之上，又能够面向新的未来。陈介祺在金石学领域里，兼有两端，可称是当之无愧的伟大历史人物。

西泠印社的宗旨，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陈介祺生也早，尚未及与西泠印社产生什么人事上的瓜葛联系。久居齐鲁、客寓京华的他，也很难有机缘与西泠诸公把臂入林、浪迹西湖畔。但他毕生所从事的煌煌业绩，却是正吻合于“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之旨而无丝毫差异的。正是基于这种难得的默契相通，作为后起的西泠印社，在研究陈介祺这位金石前辈、印学先驱方面，理应当仁不让，引为自己的职责。故尔，我们才会想到与山东省潍坊市政府、山东省书法家

协会等来共同筹划这样一次有意义的学术活动。

具体筹划、落实这项活动的，是西泠印社印学理论与社史研究室与山东印社诸君。出于对学术的敏感，研究室诸先进如孙慰祖、黄镇中、余正、林乾良、徐畅、舒文扬、张炜羽等，以及来自上海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潍坊市博物馆、吉林大学、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浙江大学艺术学院、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山东印社等书法篆刻团体的 20 多位中青年专家学者，对陈介祺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其中牵涉到的一些课题，如《十钟山房印举》的成书情况；如陈介祺对古玺、对瓦当、对封泥、对陶文的开创性研究业绩；又如陈介祺的交游圈调查；乃至陈介祺的应用照相术、他的专题收藏意识等等都有不同于已有成果的“新见”。研究也走向更细密更专门，其总体水准比原有似乎又更上一个台阶，从而使陈介祺在当代学术语境中，又一次得以成功地显现出自身的历历史价值。这是陈介祺这个 150 年前的古人的幸运，但更是世纪之交的我辈学术中人与西泠印社的幸运。

参与这次学术活动的，有老一辈印学专家，更有现在还在高校读博士硕士的青年学子。与早十几年前召开书学、印学研讨会时参会作者情况不同，近年来在书画篆刻的学术研讨会中，除了书法篆刻艺术团体的学术中坚以外，攻读学位的博士硕士们多了起来。几所大学如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等的博士硕士们，在当代书学界逐渐显现出活跃的身影。应该说：有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使他们在今后更有机会捷足先登，从而给书学、印学研究带来一股清新的“学院派”空气。而由长期浸淫其中的各大博物馆的专业研究人员，如本次的上海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潍坊市博物馆；以及曾参与过不少学术活动的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辽宁、广东、天津、湖南……的专家们来专门面对一个课题作深入开掘，可

以为当代学术界提供许多新资料并且提出新观点。他们或许会有的“学究气”，不但不是弊端反而是一种优势——是不计功利的纯粹的学术研究。这样的研究，在当下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太少了。

来自博物馆的“学究”式研究以及高校的“学院”式研究，与印学团体的研究骨干相汇合，有效地保证了本次“陈介祺学术思想及成就研讨会”的高质量。作为研究对象的陈介祺，金石学与收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商承祚语），最切合于西泠印社的“保存金石”之旨。而印学更是以《十钟山房印举》、《封泥考略》为代表，举世罕有其匹，又切合于西泠印社“研究印学”之旨。即此可以断言：陈介祺作为研究对象是一流的。而作为研究主体的各位论文作者皆是训练有素，其中既有博物馆式的“学究”的执着深湛心不旁骛，又有高校式的“学院”的探赜索隐追究学理；在年龄结构上，又是老中青各个层次的专家都有参与。据此又可以断言：这次研讨会的研究主体构成也是一流的。它们足可以确保本次研讨会的运作过程也一定是一流的。

基于此，我们将此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汇编成集公开出版面世。我们认为，它正是西泠印社“以学术立社”的指导思想在实际工作部署中的一次很好的体现。

学术永无止境。希望能有更多的学术研究成果踊跃而出，为新百年的印学研究不断缀上华美的篇章！

2005年5月8日
于西泠印社孤山题襟馆

序二

张业法

陈介祺是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也是山东的历史文化名人，20世纪许多一流的学者对他的学术成就即给予极高的评价，其收藏的金石已成为中华文化与当今学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他所创编的《十钟山房印举》已成为印学研究的经典。然而，正如裘锡圭先生所讲“陈介祺不但是大收藏家，也是极重要的金石学家，可惜迄今为止尚未看到能全面而深入地介绍他的学术成就的文章”。而今，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对陈介祺的学术思想进行综合性的研讨活动，其意义无疑是非常深远的。

在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的故乡——潍坊，西泠印社、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山东印社与潍坊市政府联合召开陈介祺学术研讨会，中外专家、学者咸集一堂，总结研究这位清代金石学主将在收藏、鉴赏、考订等方面做出的丰功伟绩，这是我国史学史上的一件值得铭记的盛事。我得与陈介祺生于同一方水土，深感荣幸之至。

肇始于汉魏、形成于宋代、兴盛于乾嘉之后的金石学，走过了一千多年的漫长路程，乾嘉金石学的鼎盛，一方面是这门学问自身发展

的必然,另一方面,也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所致。一大批国学资深人士,同陈介祺一样,将学术兴趣投入到上古三代与汉魏遗物之上,希望能从这里窥测到祖先们生活中留下的某些奥秘。他们出身于书香门第,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有着扎实的文献、小学功底,经多见广,视野开阔,慧眼独具,在短短的百余年间,便把金石学推向了项峰,取得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成就。20世纪初,随着国门的打开,现代考古学传入我国,以田野调查与发掘为首选特征、器物标形与地层分析为主要手段的田野考古,很快取代了金石学。从传统的学科上讲,金石学的确走向了衰落,然而,金石学的具体化内容并没有退出学术舞台。古器物文字研究上升为“古文字学”,印章考评转化为“印学”,石刻考证丰富为“石刻考古学”,钱币研究演变为“货币学”,甲骨、简牍的发现也迅速衍生出“甲骨学”“简牍学”……古老的金石学内容被注入了新鲜血液,而以全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在学界。当我们回首曾经走过的路,就会发现,现代人文诸分支学科取得的耀眼成就,有很多内容都是前继于陈介祺他们那几代人的成果与努力。他们的学术思想,直到现在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历史学家眼里,历史是向两个方向发展的:向着未来,未来靠“过去”来滋育;向着“过去”,“过去”靠发掘、靠整理来丰厚、来传递。人类不会割断历史,未来与“过去”一脉相承。为了现在和未来,我们必须熟知“过去”,借鉴“过去”。我想,这就是人们缅怀和追忆陈介祺等先驱的情感与原由。

西泠印社百年来大师辈出,为学界、艺林所敬仰,开社更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此次陈介祺学术活动由西泠启倡,并偕山东同道共同举办,使本次学术研讨得以实现,山东书法篆刻界同仁深受裨益,不胜感激。学术论文集即将面世,可谓嘉惠士林,又凭添艺林一佳话也。

目 录

序一	陈振濂(1)
序二	张业法(4)
传说时代的开启	张业法(1)
陈介祺与中国金石学	孙敬明(6)
论陈介祺与金石学	范正红(23)
陈介祺与陶文	王恩田(40)
从西泠印社宗旨论陈簠斋之伟大成就	林乾良(45)
秦汉文字瓦当界定的标准 ——试论陈介祺对秦汉瓦当断代的贡献	徐 畅(51)
陈介祺战国古玺确认的印学史贡献	姜寿民(74)
收藏家陈介祺的出现与其研究略史 ——附交友人物简表	
..... [日]田上惠一[日]谷川雅夫、和田广幸译(84)	
陈介祺研究三题	俞黎华(98)
簠斋印谱	陈继揆(111)
西泠印社藏《簠斋印集》	余 正(117)

簠斋印事七题

- 关于《十钟山房印举》和《封泥考略》 孙慰祖(124)
“万印楼”藏印及《十钟山房印举》的成书过程、体例
及版本考说 陆明君(164)
《十钟山房印举》及其编印过程 余彦焱(177)
从《十钟山房印举》的编例看陈簠斋对古玺的认识 贺文荣(188)
从《十钟山房印举》看陈簠斋的古玺印专题收藏 林如(197)
陈介祺的收藏 [日]清原实门[日]和田广幸译(209)
陈介祺所用印谱 [日]荻信雄[日]和田广幸译(236)
从《秦前文字之语》探陈介祺的印学成就与思想》 曲彬(246)
读《簠斋尺牍》想到的 古心(270)

周鼎齐罍有述作秦 玺汉印共研求

- 陈簠斋与吴平斋交往考述 张炜羽(279)
刘喜海对陈介祺的影响考绎 张其凤(311)
陈介祺与王懿荣交往鄙视 吕金成(325)
陈介祺与苏氏兄弟

——关于陈氏的古董的搜集

- [日]松丸道雄[日]和田广幸译(340)
陈介祺印学思想探赜 蔡显良(355)
陈介祺篆刻家身份再讨论 江涵(369)
论陈介祺的传古思想及其使用西洋照相术的尝试 胡志平(378)
从簠斋用印看陈介祺的篆刻审美和创作思想

- 兼论翁大年和王石经的篆刻 舒文扬(391)
陈介祺篆刻思想的实践者——王石经 王庆忠(421)

传说时代的开启

张业法

在 20 世纪以前，传统的史学以典章制度为脉，中国上古史诸如夏、商，资料阙如，于古无征，西周时的史料也所知甚少，皆呼之为“传说时代”。其典章制度在《尚书》里许多的记载，经证实是周的产物，而在《国语》中，只有片断的记录，《礼》亦是残本。对这一段时期的历史探索，多是从《史记》、《诗经》、《山海经》、《淮南子》等著作中去捕捉。

真正对上古史形成冲击的，是安阳小屯甲骨文残片的大规模出土，在卜辞中，有大量对殷商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记录，足以与古史互相印证，让我们更进一步接近了传说时代，似有可感可触的历史现场存在，虽然，它还远远不够。

受西方史学影响，分类之说甚嚣其上，学科与学科之间先厘定界限，再谈合作，这对中国史的研究，尤其是上古史的研究并不妥当。中国古人亦有朴学、对文字的考证辨识、古器物学，对古代遗物的分类记录有着西方分类学科无法替代的意义与特色。这些，都应该是史学的工具、组成部分。根据李遇孙^[1]的统计，宋人所著的古器物

学著作甚多,可称大家者 61 人,而根据杨殿勋^[2]的统计,宋人古器物学著作有 89 部,存留下的 30 部里^[3],最早是吕大临的《博古图》,共收录 839 件古器物,既有对器形的摹绘,又有器物的外形特征和大小尺寸的描绘。宋代的著录,还开创了用古代典籍中的术语命名器物及其纹饰的传统。这也标志着“金石学”在宋代已成为独立的一门学问。

这些著录的主要目的,不是作为收藏家的资料汇编,而是对历史研究的协助。吕大临在他的《考古图》序言中,规定了金石学的三个目的:“探制作之原始,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宋人在这个时候就认识到,研究青铜器,对探索典籍没有涉及的礼仪,以及古代文化其他方面的起源与形式、当时的军事与宗教的关系,都是至为重要的。可惜的是,人皆好财货,宋之后,吕大临等人建立起来的古器物学派完全被个人收藏、以物易物,乃至伪造、玩弄毁坏古物的风气冲垮。宋之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著录专注于铭文、辨伪方面,而对器物的出土地、用途、大小尺寸根本不予描绘,而且珍藏秘室,成为文人雅玩,真正的学术研究、对历史的补充和研究则根本谈不到。一直到了清代,因其政治压力的存在,朴学空前繁荣,乾隆时期朝廷编纂结集的《西清古鉴》,则是金石学复兴的开始。嘉道时,金石学又重新成为显学,这时,文物多,流通快,热衷此道的文人多,很快形成了一个专以研究、识读铭文为主的金石学派。这一派,上自阮元、吴荣光等封疆大吏,下至刘喜海、吴式芬这些闲职或半闲职文人,其中,山东潍县陈介祺是学术上甚为重要,也是被冷落很久的一个人物。

陈介祺以收藏富甲海内,却少有人重视他在学科方面的贡献。如前所述,回溯到金石学的源头上,金石、器物都是远古信息的一部分,需要有大才力的人善加利用,方才能成为破译传说时代历史的钥

匙。陈介祺“所藏钟鼎彝器为近代之冠”^[4]，还有大量的古玺印、封泥、陶片、版诏、镜鉴、刻石、砖瓦，其丰富的学养、卓越的见识使他义理精辨，汰伪存真，为我们留下一批可贵的历史财富。仅仅把陈介祺定义为一个收藏家和金石学家是不够的，他以“传古”自命，又能结合典籍考证推究，在最朴素的学术思想下，依靠深厚的文化功底，开创了一片新天地，在文化史上自应有其崇高地位。陈介祺的意义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他所集藏的所有文物之中，他的“传古”思想也由此得以充分体现。惜乎乱世，重宝流散，一代学人，毕生心血外流而去，令人扼腕。

陈介祺的传古思想，反映在他对器物的辨伪、识读、考证、传拓上，举凡此等行动，皆不是单纯一个收藏家所能为之的，也超过了金石学家只满足于文字考证和断代的学术范畴内。陈介祺多次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义理”二字，这是他作为自觉的文化学大师所提出的一个综合研究术语。“义”者，陈介祺提出“制器取象，皆有取义”的观点，所谓“理”者，为“格物致知”、“穷究天理”，“义理”二字合起来就是，以文字、器形全面、综合地对上古历史时期的文化环境、历史事件、礼仪制度进行考察。陈介祺当时特别注重的是青铜器的纹饰，考究其内在涵意。他收藏的重器“毛公鼎”，除文字外，关于纹饰，陈介祺也有著述，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周时代的青铜器，是专门用来制作礼乐器和兵器的，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宗法色彩。对青铜器的综合研究，陈介祺是远迈前人的，他所收藏的“毛公鼎”乃是西周所制，是至今为止发现的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记载了周王对毛公的册封，是今天研究西周史的人重要的参考文物。后来郭沫若做了更权威的考释，定位为宣王、平王时期。陈介祺对纹饰在宗教意义上的判断，是当时其他学者所不能及的，也启发了他之后的很多考

古学家。

台湾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在他的著述中反复论述了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的内在涵意^[5]，对饕餮、肥遗、龙等常见的青铜纹样给予宗教性的解释。在陈介祺之前，《吕氏春秋》讲到过器形纹饰，但并没有阐述其意义所在。后世所编撰的书中，也多记录纹样，不作深究。陈介祺所言，青铜纹饰，皆有所寄托，云雷取其发动，龙取其变，虎取威仪，熊取其猛等，仪礼场合不同，所陈列的青铜器也不同。而且，纹饰所取来自于远古时期的岩画，而岩画的来源是对自然的写生，以及对神话和自然融合之后的再创造，带有浓烈的巫术色彩。陈介祺的这个结论比张光直早了 100 多年。

陈介祺在古印、古泉，以及石刻上的研究，都堪称一代之冠。他的拓本流传天下，而不像一般的收藏家，秘室所藏。他虽崇古好古，却并没有沉迷消殆，而是以传古自命，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所收藏的珍贵的文物，大量流失，后代多有徒见其文，不见其器者，唯有空自怀想，至可憾矣！

传说时代的开启，严格地说，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这个资格，历史比中国悠久的印度和希腊，其传说的时代早已被湮没得不知所云。只有中国人的历史如此清晰明断有绪，对传说时代的考察，是文化上的大事，将缺乏文字记载的历史，填上实际的内容，既是对祖先的崇敬，也是中国人自己的寻根。这个行动，不仅仅是金石学家，还应该包括科学家、历史学家，这些综合学科的大融合、大贯通才能做到。陈介祺虽然生于乱世，但他自觉的文化追求，他以金石之学、通达、典谟、制造为中国的文明与历史而探索接续，是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的。有大学力者，在国家清平的环境下，积数代之功，真的能让传说中的时代露出它本来面目，可谓善莫大焉。

注释：

- [1] 李遇孙：《金石学录》。
- [2] 杨殿勳：《宋代金石遗书目》。
- [3] 容媛：《金石书录目》。
- [4]《清史稿》。
- [5]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

陈介祺与中国金石学

孙敬明

—

“提起笔来写这篇文章之先，我就想到一位老先生，是我平生最佩服的，恐怕不仅是我，凡是研究古文字的人都是一致的；何以呢？因为他的眼光太好了。他一生收藏的铜器等，不下几千件，没有一件是假的。他的论调同批评，不但高出当时同辈一等，简直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人是谁？就是山东潍县陈介祺字寿卿号簠斋他老先生。现在先将他论古器文字做假的一段话述说一下……谈古器文字多么透澈，不但知道真字深义，连假的都能了然无余，这才算真研究。”上所移录的这段文字，是早在七十多年前，著名学者商承祚先生发表于《金陵学报》第三卷第2期的论文《古代彝器伪字研究》的开篇^[1]。虽然，那时商先生尚年轻，但是其出身于一个经学渊源的家庭，其父亲商衍鎏是清代最后一次科举考中的探花，而商先生自9岁起即喜欢古文字，13岁则研摹篆书碑版，19岁而投师罗振玉先生门下。清季治金石古文字学者，当以王国维、罗振玉为翘楚，

至今人们称述甲骨金文研究仍还广谓“罗王之学”。当时的商承祚先生，能写出如此高水平的文章，这与王、罗的指授影响是分不开的，而其对陈介祺的钦敬与推重，自然也有罗、王师门的意向。年内7月，余赴殷都安阳出席中国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承赠由中国文物学会、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与中山大学联合主编，文物出版社于去年出版的《商承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内刊商老哲嗣志蘡教授《记罗振玉先生绘〈松寿〉图及其他》大文，称及：“早年家父著《古代彝器伪字研究》专文，甚得士林称赞。父亲说早年在罗师家见到商周青铜器，罗罗列列，目不暇接，使鉴赏能力日精。”会甫闭幕，即应邀赴郑州，出席“古都郑州与现代文明论证会”，幸蒙地方雅意宴请，得与商志蘡先生同席依座，以茶代酒，藉以请益关于簠斋之学问，其如乃父，对陈氏学问亦深示钦敬焉。

笔者治考古与古文学之学，凡近三十年，最早师承吉林大学的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而于文献、经传、诗词、版本、目录与校勘之学则从吉林大学著名历史、文献学家罗继祖先生处获益尤深。平日听于先生讲课，或单独请益，他会经常提到与我存有桑梓之谊的陈介祺先生，而常用的一句话，则是称赞陈老先生“火眼金睛，了不起”！于老从不轻易赞许人，而从其言谈中，可见其对陈介祺的推重和陈氏在中国金石学史上的地位。罗继祖先生乃罗振玉雪堂公之嫡长孙，其深谙陈介祺“富藏精鉴，宗仰海内”的地位与影响。所以这两位老先生均曾多次激励我，要习研陈氏的学问。1983年承于省吾先生等师友雅意，余得返母校升读古文字讲师研究班，课业之余，即开始研究由陈介祺首次发现的齐国陶文，并以此为方向，撰写结业论文。俟至1984年夏季，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五届年会，在西安人民大厦召开，我幸蒙师长抬爱，得携结业论文《齐陶新探》（附《益都藏